



破解“书荒” 从个性化荐书 到主题深耕

江富军/文

如今书籍数量繁多，“书荒”却成了网络流行语。我们可理解为，从原来书籍（阅读对象）少，到读者（阅读主体）“口味”提高，从而产生“书荒感”，即从“要我读什么书”转变为“我要读什么书”。

阅读需要选择，不挑选就会被海量信息淹没。八卦低俗读物充斥四周，精准推送占据空间，挡住视线。如今，我们每天打开手机，跟着推送节奏“刷刷刷”，再加上吸引眼球的短视频，读者（或观众）无暇思考，被“乐感”带节奏，不是“沉浸”式阅读，而是“沉沦”式刷屏，主体性消失，“自己的大脑成了别人的跑马场”。

另一种情况是，一大串名著罗列在眼前，读者被长长的书单、高高的书山压倒。经典的高价值与距离感让自己无从下手，产生“筛选困难”，进而出现“书荒感”。这是阅读主体的“觉醒”，读者不再取决于现有的阅读内容，而是“挑食”，主动性增强，这应是成熟的“阅读焦虑”，是积极的探索状态。

怎样引导选择，对阅读推广提出了高要求：向中学生个性化荐书。

阅读推广要充分了解学生的需求，让经典名著、时令文学与他们的内心世界碰撞。要思考经典推荐的新角度、新方式，选择合适的时令读物，尊重学生个性差异，尤其要培养学生的鉴别力。要引导学生坚持独立思考，破解阅读困境，既要不良诱惑与低俗阅读说“不”，又要培养崇敬经典的态度，热爱生活，不倦地观察、思考、建构，坚持“我思故我在”，不随波逐流、人云亦云。在此基础上建构主题阅读，形成自己独特的需求。

比如一位中学生偏爱鲁迅，普通图书馆的鲁迅资料无法满足他的需求，他便到更高级的图书馆或其他地方继续寻找。他阅读鲁迅传记与相关评论，追踪鲁迅思想来源，进入民国，延及晚清，追溯中华历史，触及西学东渐现象，认识梁启超、胡适之、蔡元培等先贤，建构起时代“图像”，同时联系当下深入思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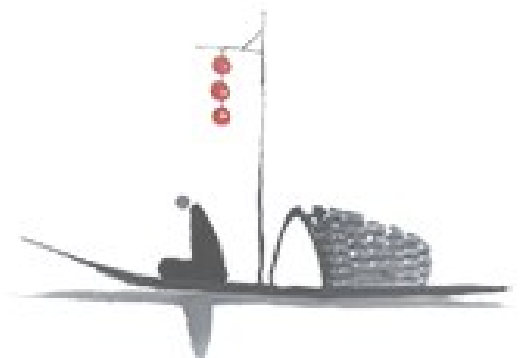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引导者，要注重激发，让学生在“书荒感”中产生阅读张力。不可代劳，一下子罗列一大堆书籍，高谈其重要性和深刻性而“压垮”孩子的兴趣。循着主题形成阅读期待，有时比阅读本身更有价值。中学生用阅读理解世界，窥见历史，联系社会，形成阅读期待。他们关注新闻与生活，进入主题阅读，形成“视域融合”，预期自己的未来，或许因此立下志向，探索世界，这对成长中的青少年尤为重要。有选择、去寻找更能激发主体性。积极的“书荒感”是个性的，充满扩展、探究的张力，能激发好奇心，形成求知欲，构成对阅读主体的冲击力，实现“自我扩张”，产生持久阅读热情。

书的数量多少不是决定因素，主体找到适合自己独特价值的主题才是根本。

我们罗列一下：关注国际形势的同学在查找俄乌战争、中东战争的资料与新闻；关注南极考察的同学在翻阅地理资料；观察心理现象的同学在收集心理健康资料；困于拐卖妇女儿童新闻的同学在探究女权主题。调查显示，不少高中生有独特的阅读主题。有喜欢哲学的同学在寻找《论语》的各种版本，探究《道德经》的多种解释；有喜欢心理学的同学在寻找《析梦》的各种介绍书籍；有人试图读《时间简史》形成科技主题；有人收集《红楼梦》的各种评论与讲座；有人关注张爱玲及其评论；上阶段是明朝热，近来好多同学喜欢宋朝文化。他们都在收集资料，购买相应的书籍。每位同学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里感受到“书荒”，上下求索，这恰恰是丰富多彩的主题阅读图景。

国家“十五五”规划要求“深化全民阅读活动，推进书香社会建设”，要“提升智慧博物馆、智慧图书馆、公共文化云服务效能”。我们不仅要为青少年提供足够的书籍，创造随时随地随机阅读的条件，另一方面，在书海茫茫、流量时代，应深入学生内心世界，加强“导读”“推荐”，引导青少年观察生活，激发思考，营造氛围，带动丰富多彩的全民阅读节奏。

引导学生写“我将要写的一本书”，很有意思。没有“书荒感”的同学会泛泛而谈，而有“书荒感”的同学会针对性地确立主题，列出已有资料，作出个性化设计，形成自己的“视域期待”。读写一体，用编写来自我引领，最具个性化。



她在花间数心跳

——读塞壬《斑斓》有感

郑凌红/文

这世上有一类作家，你初读她的书，像看一个人赤脚踩在碎玻璃上跳舞。那是高人，身怀绝技，跳得一脸慷慨、一脸洒脱，看的人却心惊肉跳，满怀期待，欲罢不能。

在我眼中，塞壬就是这类作家。她写“下落不明的生活”，写流水线上的无名者，写那些沉默、坚硬、悲伤的灵魂，文字好比是《水浒传》里的“赤发鬼”，尽管披头散发，却有令人着迷的魅力。可看到最后，了解她的人会知道——“我还是会落在向上的力，慈悲与宽容，温暖以及和解、希望这些明亮的关键词上……”

在我看来，塞壬的言下之意是：尽管生活纷繁复杂，可是每个人都应该努力让自己的人生，开出属于自己的那朵花。

春来无事，只为花忙。当微信群的“预热”此起彼伏后，我却默默打开了这本带着花香的书。在斑斓的季节，遇见《斑斓》，一如去年与文友们在采风营的短暂相逢。秋去春来，时光交替，不变的是人们对于生活的向往。

打开一本书，就是打开对生活的向往。因为，每一本你未曾品读过的书里，都深藏着一个作者独特的人生体悟。我们无法准确抵达，却可以无限接近。当然，当你和一个作家见过面之后，再去看看她的作品，一定会有更加不一样的感觉。

《斑斓》，是塞壬退休接近三年后交出的作业。她搬到一个有两百平方米露台的小镇，不写人了，改写花。有人或许要嘀咕：一个写底层写惯了“盐系”作家，跑去侍弄花草，这是要“岁月静好”

了？是要向寻常人眼中的寻常生活缴械投降了？读罢方知，这哪里是“投降”。这是一个将军，重新跨上战马，奔赴另一座山、另一片海。

这本书的结构，个人看来，有三层境界。没读之前，你以为“斑斓”二字是说花的颜色。读进去才明白，这“斑斓”是打翻了调色盘的人生——前半生的锈红与后半生的草木绿搅在一起，却偏偏生出了妖娆。第一层境界，是她从对自己身体的“直视”开始的。她在天命之年开始思考如何寻找更有意义的事，她需要有一些更确切的事，让她更鲜活地面对。个体的状态让她在两三百平方米的露台上，追求的并非只是一个田园梦，而是每个清晨醒来有明确的目标。

第二层境界，写的是“花事”。对花草的敏感和亲近，其根源在于她有一种“众生平等”的慈悲心。比如人人不屑一顾的三角梅，在她看来，与王者一般的牡丹、兰、梅皆是平等的。从对花草的好奇到专注于养花，以及与花有关的人和事，缠缠绕绕，曲曲折折，徐徐展现了塞壬对于自我的审视。她开始往深处走了。写的不再是眼前的花，是花背后的“人”。写“静待花开”、写女邻居、写“花友”，写那些虚荣贪婪者、拜高踩低以花事人者——她说，这才是“斑斓”的一个世界。

第三层境界，写的是自己。尽管我不知道，她该被定义成怎样的一朵花，但塞壬还是那个塞壬。即使写花，眼睛盯着的依然是人性。只不过年轻时盯的是人性的挣扎、破碎、呐喊，如今盯的是人性的那些小褶皱、小光亮、小阴影。对“静待花开”的反转性的认识，对表哥的不屑与理解，对“林”的不可原谅到看到她举起的啤酒杯，一切围绕着人性徐徐展开，点到为止，意犹未尽。

散文，最大的魅力，我想，还是在于最大程度地摊开自我，敞开自我。因为，你展露的深度和勇气，直接决定了你文章的底气和征途。塞壬是大胆的自我开拓者。我相信，她在对自我的反思和人性的探索上，正是一名优秀作家最该有的气质。

她对自己的“揭露”是超乎读者的想象的。至少，对很多关注她心路历程的读者而言，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坦诚。在她的笔下，你可以看到她生活的画面、写作的画面、内心纠结的画面，以及把人性像一碗菜端在你面前时，每个人所能感受到的犹豫与徘徊、逃避与惊悚。

我看到童年对她写作的影响。有这样一段文字：“我对火的记忆只有祖母，这个站在我生命源头的女人，所有的关于女人一生的秘密都是她传给我的。在那么多寒冷的冬夜里，我们围在火堆旁，听她诉说我们家几代女人的故事。所有的故事都是遗憾、悲凉却又无奈。她叹了好多气，最后她总会拉着我的小手，一字一句地说，你要到外面去，去

到更大的人世间，那话语像是承载着几代女人想走却未走成的路，想活却没能活成的命……”

正是循着这样的轨迹，她一直与自己较劲，不依附，不沮丧，不抱怨，让自己的思想开出了花，让自己的写作开出了花，让自己的人生开出了花。由此，才有了一个人面对世界泰然自若的勇气。当然，身为人女，她还是拥有常人的遗憾。那就是总觉得从未侍奉在父母的身边，去做一个女儿该做的一切。

行文至此，关于她的“斑斓”便跃然纸上。她在除夕当天找来梯子，贴上春联；她用菠菜汁、胡萝卜汁和了绿色和橙色的面团，包了饺子；她把饺子盛在一个大盘子里，再把醋碟摆上来；她为父亲贴上膏药，仿佛贴过很多次一样……

写作，在她看来，是对自我的更新。我们在阅读一位作家的作品时，何尝不是完成对自我的又一次更新？所有的阅读，最终指向的，都是需要不断审视的内心，以及“我”与“这个世界”的关系。

眼下的塞壬，写更年期的，写偏头痛、失眠、燥热、男女之事，写一己肉身，写未来之忧，这些文字也许谈不上优雅，却因为真实，读着读着，自然心里会起鸡皮疙瘩，也会突然就软了下来，像拳头打在棉花上。原来，这世上再硬的骨头也会被岁月泡软，被真实所感动。可软了之后呢？感动之后呢？她依然觉得生命有无边的美丽和奇迹。

这本书的结构，就这么从“物”到“人”再到“我”，像一架摄像机从远景拉到近景，最后对着镜子，拍自己的瞳孔。瞳孔里映着的，是花，是塞壬的另一个侧影，迎风而立，潇洒从容。

也许这一次，她是有意藏起一部分“未知”的塞壬。只是这一次，她藏在那些花骨朵里，藏在那些看似闲适的句子缝隙里。她说：“即使是写花，塞壬还是那个塞壬啊，热烈、深情，挟裹着语言的张力。”你看，“语言的张力”——这个词用得真准。她的文字还是有攻击性的，只不过从前是明晃晃的刀，如今是绵里藏针的针。扎你一下，不见血，却让你痒半天。

《斑斓》这本书，说到底，是一个中年女人与世界的对谈录。但不是那种软塌塌的、无病呻吟的倾诉与阐述，而是那种热烈的、明快的、硬邦邦的进攻姿态，直面人生的又一个全新战场。

斑斓。花事。人事。世事。这是通往另一个塞壬的入口。它没那么疼，没那么烈，可有香味，有颜色，有一个人准备好了用后半生酿出的甜和酸。

尽管，这后半生在路上，却值得不停地想象和期待。你会隐约看见一个战士卸甲归田，在田埂边蹲下来，看蚂蚁搬家。那是一个女子最温柔的片刻。

《我的山与海》： 一部青年创业的“精神山海经”

王建江/文

近期，电视连续剧《我的山与海》在央视八套黄金档开播。该剧改编自梁晓声的小说《我和我的命》，由柏杉执导、郭靖宇编剧，谭松韵领衔主演。开播后，收视与热度一路走高，引发广泛关注。

该剧以改革开放浪潮为背景，讲述70后女孩方婉之大学退学后前往深圳，从工地食堂帮工做起，与李娟、郝倩倩结为“时代三姐妹”，共同经历摆摊、开作坊、创品牌直至企业上市的奋斗历程，展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期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的深刻共振。

剧中提出“人有三命”的哲学，即天命、实命、自修命。主角方婉之凭借“实命”经历和“自修命”努力，对抗坎坷的天命，诠释了“接受能接受的，改变能改变的”这一主题。她的创业史本质上是一场对宿命的突围。当养母遗留的“市长千金”身份被血缘真相击碎，当男友的虚假爱情暴露，这个曾被命运抛入深渊的女孩选择用知识重塑人生。她在流水线旁攻读夜校，在集装箱宿舍默写单词，通过持续积累文化资本寻求突破。

在深圳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空间里，方婉之与伙伴们从摆摊起步，屡经挫折。她们的经历折射出市场经济初期的发展特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创作者未陷入个人英雄主义的窠臼。非典疫情冲击制造业时，三位女性相互扶持，生动诠释了现代社会分工体系下的命运共同体意识。李娟泼辣果敢、郝倩倩理性缜密、方婉之理想主义，形成互补共生的创业生态。

“学习”是贯穿全剧的行为线索。方婉之在玩具厂当质检员时偷师工艺流程；带领团队参加广交会前恶补商务英语。这种主动建构知识体系的自觉性，使她们区别于单纯依赖经验的传统商人。在机会识别层面，剧本巧妙设置多重转折。当欧美玩具订单因环保标准升级濒临流产时，方婉之团队反向开发可降解材料制品，展现出敏锐的创新意识。她们对政策窗口期的把握，帮助其建立起自主品牌，逐步走出代工模式。

时空转换中的地理叙事富含深意。贵州山区作为根脉象征，其淳朴民风滋养着商业伦理；深圳特区代表开拓精神。这种空间辩证法提示我们：真正的可持续发展，既需要竞争意识，也离不开价值锚点。

剧中刻画的女性同盟打破了职场竞争的刻板印

象。李娟为保护姐妹权益挺身而出，郝倩倩在财务危机时展现风控能力。这种情谊超越简单利益捆绑，升华为相互成就。代际关系的重构也值得玩味。养父以隐忍克制的爱成为方婉之的精神支柱；生父以农民式的智慧推动着剧情发展。两代人的观念碰撞，呈现出市场经济条件下亲情与契约精神的交织。

更具前瞻性的是剧中呈现的平台化思维。方婉之将企业上市所得投入山区教育基金，完成从财富积累到价值创造的跃迁。这种超越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战略转向，也为当代创业者提供了思想借鉴。

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《我的山与海》带来诸多启示：终身学习能力是应对变化的武器；逆境情商比顺境智商更重要；社群力量胜过单打独斗。三位女主角优势互补的合作模式，为创业者指明了方向。

该剧恰似一部流动的商业史诗。它告诉我们：真正的创业精神不在于追求一夜暴富，而在于永不停歇的自我超越。当方婉之带着养女回到神仙顶的那一刻，我们看到的不是撤退，而是归来——带着大海的辽阔视野，守护青山的精神家园。这或许就是梁晓声原著想要传达的生命真谛：命运虽由天定，但路途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。